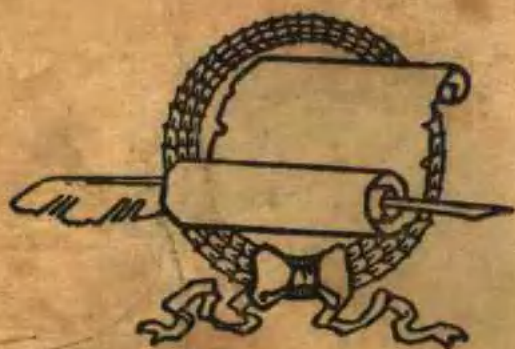




EARLY LOVE

叢譯學文際國

戀初

譯俊 穆 著曼爾易拉弗

刊店書燕海

國際文學譯叢 3

初

戀

蘇聯 R. Frayerman 著
穆俊 譯

初戀

★每冊實價

★

作	者	弗拉易爾曼
譯	者	穆 俊
出	版	者
		海燕書店

上海華勤路八十號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年六月出版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新一版

細長的釣絲浮游在一個粗大的樹根下的水裏頭，在微波中引起了輕微的變動。

一個小姑娘正在釣着鱒魚。

她一動都不動地坐在一塊圓滑的巨石上，讓河水或吼聲地響着，經過她身邊，她底視線由上向下地被牽引住，然而被散佈在水面底光茫所眩惑，它是沒有專注和留心，她時時回顧周圍或是注視着遙遠的俄方，那兒，弧形的、森林籠罩的小山高聳在河的對面。

空氣清朗，被高山所圍住了的入空看去像是一片被落日渲染了的原野。

可是不僅僅是空氣，從她年幼時代就已認識的大空，一剎那間引起了她底注意。

用着張得大大眼睛，她凝視着無間斷的水流，企圖對她自己描繪出那些未經查勘的、沒有看見過的、河水所衝向的和河水所發源的土地，她渴慕着其他的地方，舉例說吧，她需要看見一隻澳大利亞鹿野狗。因此她想做一個領港者，并且能够唱一些歌曲。

於是她唱起歌來了，起初輕微地然後便越來越高了。

她有著一個甜美的嗓子。可是環繞着她，一切東西都是靜寂和荒涼。祇有一隻水老鼠被牠底歌聲所驚嚇，在鄰近樹根的周圍的某一個地方拍澹着，迅速地向着激流游去，一根綠色的蘆葦拖曳在牠的後面，跟到了牠的洞穴。蘆葦太長了，水老鼠掙扎無效，爲了牠沒有力量拖了它穿過河中的雜草。

小姑娘停止歌唱，憐憫地凝視着，然後她立起身來，把牠底釣絲捲起。

這行動迫使水老鼠突然的跳進蘆葦叢中，一條黑色的，帶有斑點的鱒魚，直到這個時候一直是動也不動地靜止在閃爍的水裏面的鱒魚，倏然一躍也沉入了水的深處。

小姑娘孤獨地留下來了。她抬頭望了望太陽，它現在是接近地平線了，是的，實在的，差不多要在濃樹籠罩的小山後面消失了。

不過縱然天氣是很晚了，這位小姑娘並不急於離去。她在圓滑的巨石上緩緩地轉過身來，然後用滑一種懶散的步伐動身上路，那兒，山邊的高大的樹木走下來迎送着她，她大膽地走進了森林。越過了岩石的河水的淙淙的聲音被遺留在後面了；在她前面橫懸着一片巨大的沈靜。

於是穿過了這陰深的靜寂，傳來了野鸞號角的尖銳的音調。它們顫動着經過森林，越過一向屹然不震動的蒼老的虎尾樅的枝條，在她耳邊發響着，催促她趕快前進。

但是這位小姑娘並沒有加緊離底腳步。沿着長滿了黃色百合花的沼澤走過去，她彎下身仔細從泥土裏

連根拔起了幾支淡蘭色的花兒。她底雙手滿是花朱，當一個輕微的足音在她身後作響，有人喊她的名字的時候：

「丹雅！」

轉過身去。在一個大蟻蜂（一）旁邊的開墾地上站著賓蘭加，那那依（二）族的男子，向她打着招呼。她帶著一種友誼的微笑走近他的身邊。

在一株廣闊的雞株上，她看見一個充滿紅色漿果的——用着一把狹長的、狩獵用的、以雅庫美克的銅所製成的小刀，他正在把一枝赤楊樹的嫩枝的樹皮剝下來。

「你沒有聽到號角的聲音麼？」他問道。「你為什麼一點兒不焦急呀？」

「這是會客日，」她回答。「不過我的母親是不會來的了。她正在醫院裏工作著哩。沒有一個人在那裏等我的。你自己為什麼不焦急呢？」她加添了一句，微笑着。

「這是會客日，」他反駁說。「我的父親已從游牧營來看過我了，我遠遠地直伴送他到那座叢樹的小山呢。」

（一）蟻穴外面有土隆起的地方。——譯者

（二）那那依（Nani）是中亞細亞阿爾泰山附近的一種民族。——譯者

「你意思是說你已經把他送到了家裏并且你已經走回來了？哎呀，這是一個非常遙遠的路程呵！」
「不，」費爾加含著嚴嚴的答。「我為什麼該伴送他到家裏去呢，當他準備在河旁邊鄰近我們底野營過夜的時候。我祇不過在大石的附近洗了一個澡，於是便走來尋你了。我聽見你底歌聲。」

這位小姑娘看著他，突然笑起來了。

費爾加底黑色皮膚的臉變得更爲陰暗了。

「好吧，要是你不焦急的話，」他說，「我們能够在這兒耽一會。我要請你吃一點蟻汁。」

「可是今天早晨你給我的不過是些沒有煮熟的生魚。」

「是的，不過那是魚；這是完全不同的東西。試一試吧。」費爾加說。

他把他底嫩枝條插進蟻窠的中心。他們一同俯伏在枝條的上面，等了一會，直到這枝纖細的、新剝掉皮的小枝是稠密地佈滿了蟻蟻的時候。他搖動着牠們，把小枝輕輕地在一棵柏樹上敲擊着。於是把嫩枝顯示給牠看，一滴滴的蟻汁黏在光亮的木質上。他祇了一些，便把嫩枝遞給丹雅去舐。

「這不壞。我常常喜歡蟻汁的，」她說。

她走在前面；費爾加跟隨在她的旁邊。

他們是靜靜的，丹雅爲了她愛好默想一些瑣碎的事情，無論什麼時候她走進了這沉靜森林總是保守

沉默的。至於費爾加則爲了他不願意談論蟻汁一類僅僅是很瑣屑的事情。總之，這僅僅是蟻汁才使她靜適地能够感到興趣呵。

所以他們走完了整個森林小徑的行程，沒有交換過一個字眼，最後發覺已在小山的另一邊了。

這兒，在不倦地匆忙的衝向大海而去的河流的旁邊的石頭的懸崖腳下，他們看到了空場中，他們野營的集營地，一列列巨大的，廣闊的篷帳。

野營的喧嚷的聲音傳進了他們的耳朵。成人們一定已經回家去了，孩子們正在遊戲着。可是他們的聲音是這樣高大，直傳到這在靜寂中的、灰色的、起了皺的岩石上來，對於丹雅，這像是遙遠的某處一個森林，一個她所始終愛好的森林的嘆息和震動。

「他們一定已經排好隊了，」她說。「你應該先下去，費爾加，恐怕他們會笑我們的，爲了我們這樣常常一塊兒回去。」

「她不用着說那樣的話的吧，無論如何。」費爾加想，異常的不快活。突然地握住了堅固地依附在岩石上的突出部份的一個叢生的植物，他向下跳到了距離很遠的小路。丹雅被嚇住了。

可是他雙腳着地了。丹雅便突然沿着另一條小徑奔過去，那小徑是在岩石叢中長滿了阻遏着和憂曲的松樹的中間的。

這小徑把她領到了一條大路上，大路像一條河一樣的從這座森林流過來，並且，像一條河一樣的，用它的白色的石子和瓦礫眩惑着她的雙眼；並且在她底耳際咆哮着，當一輛長途公共汽車塞滿了人們重重地駛過她底身傍的時候。

成人們是從野營間向城市中去了。

公共汽車過去了。可是這位小姑娘沒有抬起頭來望一望車子的車窗或是注視一下消失在視線之外的車輛；她沒有期待任何一個人。

她穿過大路。正像她是一個活潑的小姑娘樣地跳過澗溝，向野營奔去。

孩子們用着一種喝采來迎迓她。旗子飄拂在她底臉上，當她走進隊伍中她底位置的時候，首先謹慎地把她底花放在地上。

柯司脫雅，先鋒隊的領袖，給了她一個威脅的一瞥。

「雅丹·薩巴內衣伐，你該準時歸隊！注意！整好衣服！伸出臂膀，對啦！」

雅丹盡力的把她底臂膀伸出去，思索着：「這是一件挺美的事情，有朋友在你的右邊；並且這是一件挺美的事情，有朋友在你的左邊。實在的，這是一件挺美的事情，兩面都有朋友。」

把頭轉到右面，她看見了費爾加，他底浴後的黑色的面孔像一顆磨光了的石子樣的發着光采。他的

闊大的紅色的先鋒隊已經是被浸透了、

「費爾加，」領袖帶着一些聲說，「要是你用你底領結當作了游泳的緊身短褲的話，你想做的到底是哪一類的先鋒隊呢？別爭辯，別爭辯，現在！我知道我在講什麼。你聽着吧！我會跟你的父親來一次談話的。」

「可憐的費爾加，」丹雅想，「他今天真是不幸呢。」

她一直把她的雙眼向着右方。她不看左面——爲了第一，這是違反規則的；第二，由於小的齒齙，一個沒有特殊好感的女孩子，是在她的左手。

呵，這個野營！她曾經連續地把五個夏天在這個野營中度過了。可是不知怎樣的它在今天好像比其他的時候減少了興趣。她始終非常歡喜它的——破曉時她在篷帳中醒來，那時露絲依舊從荊棘底精緻的針尖上滴下，號角的聲音像是一隻牝鹿的呼喊聲響着經過了森林，用鼓槌發出的歸營號音和帶有酸味的蟻汁的滋味，營火漫的歌唱，這火，在她底一團中她是比別其他的人們更覺得怎樣去燃點的。

那末今天曾經發生了些什麼呢？是不是奔向海去的河流把這些奇怪的思想放進了她的腦裏呢？她曾經以一種漠然的預感凝視着它的呵。她曾經希望跟着河流一同飄浮，可是飄浮到哪兒去呢？爲什麼澳大利亞的野狗這種思想這樣的迷惑她呢？對於她，這野狗究竟是什麼呢？她的幼年時代難道就這末簡單地變

她身上滑過去了麼？誰能確實無疑地知道幼年時代何時結束，第二階段何時開始呢？

丹雅對於這件事情感到了驚奇，當她站在隊伍裏面立正的時候；後來她坐在會食的篷帳中吃晚飯時，她依舊思索着這事情。祇有在大焰火的旁邊，那焰火她被人請求燃點的，她才把她自己收管住了。

從森林裏她帶來了一棵細長的樺木的幼樹，這幼樹是在一次暴風雨中被摧折下來枯乾在地上的；她把幼樹放在中央開始很技巧地環繞着它生起火來。

費爾加用灰埋着它，讓它微微燃着，靜候着，直到枝條全都着火了。

樺樹拋開去了，沒有火花，可是在環繞着它的薄暮中却造成一種輕柔的囁囁聲。

從別的集團裏徘徊過來的孩子們驚羨着這焰火。領袖柯司脫雅來了，頭兒難得光光的發生也來了，甚至野營的管理者都來了。他問他們：爲什麼他們有了這樣一個燦爛的焰火他們不唱歌和遊戲？

於是孩子們首先唱一隻歌，然後唱另一隻歌。

不過丹雅不願意唱歌。

代替了唱歌，她像她曾經坐在水邊一樣的坐著，張大眼睜睜視着焰火——永久在變化，調動和向上翻動的焰火。並且這焰火也似乎想訴說什麼，用模糊的愛恨填塞了她底靈魂。

費爾加，他不想看到她憂鬱的樣子，把他底一小罐頭的覆盆子拿到火邊，默然地搜尋着他所有的一

點兒東西，來博她的歡喜。他把這個罐子獻給所有的他底同志，可是選擇了最最豐滿和最最多汁的罐子給予丹雅。它們全都圓熟和陰涼的，丹雅懷着愉快吃着它們。費爾加，看見她快活了，便開始談論關於熊的事情，因為他的父親正是一個獵人。還有誰能够跟費爾加一樣講熊講得這樣好呢？

可是丹雅阻住了他的談話。

「我是生長在這些地方，生長在這一個區，這一個城市的，並且我從來沒有上旁約地方去過，」她說，「不過我老是驚奇爲什麼在這兒的人們這樣歡喜地談熊，除了熊，熊之外，什麼也沒有。」

「那是因爲我們住在泰迦（一）的附近，在泰迦有許多熊的緣故，」茜雅說，這個肥胖的女孩子是沒有任何想像的，除了能够常常爲每樣東西找出這真實的理由以外。

丹雅沉思地凝視着她，並且詢問費爾加他能不能告訴他們一些關於澳大利亞的野狗或是野生狗的事情。

不過費爾加，看上去，關於野狗的事情一點都不知道。他能够告訴他們很多關於兇惡的基爾雅克（二）狗，大的、毫毛的狼狗的事情，可是他一點都不知道關於澳大利亞土產狗的情形。旁的孩子們也不

（一）泰迦（Terra）是沙巴西伯利亞地方廣人而中部的土地帶。——譯者

（二）基爾雅克（Kurjak）是西伯利亞東北部的一新民族。——譯者

知道。

於是肥胖的荷雅開口說話了：

「不過丹雅，你到底需要一隻澳大利亞的野狗做什麼呢？」

丹雅沒有回答，爲了無法找到什麼話說，她僅僅嘆了口氣。

好像嘆氣做了這樣的事情。燃燒得這樣明亮和這樣堅定的樺木的幼苗，到了這時候，像一個有生物似的起了一個突然的紋扭後，潰崩成爲灰燼了。黑暗降落在丹雅所坐着的四周。黑暗匍匐到孩子們的身邊。他們突然尖聲喊叫起來。

一刻那間，一個聲音從黑暗中出現了，一個沒有人認得出的聲音。這不是柯司脫雅的聲音。

「喂，喂，小朋友，你們爲什麼要喊叫呀？」這聲音說。

一隻粗大的黑手出現在費爾加的頭上了，把一束枝條拋擲到火裏，它們都是樅樹枝幹的尖端，一種突然間會燃燒起來的，帶着巨大的拆裂聲和火花的東西。它們沒有立刻熄滅下去，只是像羣星樣的閃爍發光。

孩子們跳躍着：這人走近來蹲伏在焰火的前面，他看上去頭細小，穿着一件皮的蓬蓬物和一頂橡樹皮的帽子。

「別怕，用不到怕他的，」丹雅喊着說。「這是費爾加的父親，他是一個獵人。他在這兒我們的野營旁邊過夜，我是挺熟悉他的。」

這是真的。他坐在丹雅的旁邊，向她點了點頭，笑了笑。他也同旁的孩子們笑了笑，露出了他的闊大的牙齒，這牙齒被緊握在他底手掌中的一根長長的銅柄所磨損了。時時他從焰火中取出一些熾熱的餘燼來點着他底烟筒，竭力地抽吸着。他沒有說什麼話，可是這種沉默，平和的聲調似乎傳出一些傳給一切留神聽的人；在這位奇怪的獵人的胸裏是沒有任何邪惡的思想的。

所以當領袖柯司脫雅，走近焰火來詢問怎麼會有一個陌生人在野營裏的時候，孩子們大家同聲地呼喊道：

「別干涉他，柯司脫雅！這是費爾加的父親。讓他坐在我們的焰火旁邊吧。我們歡喜他。」
「哈哈，那一位，就是費爾加的父親，」柯司脫雅說。「那好極了。我認識他。在這樣的情形下，必須通知你，獵人同志，你的兒子主張吃生魚並且拿生魚給別人吃，舉例說，給丹雅，薩巴內依伐吃，那是一件事情。第二，他把他的先鋒隊的領結當作了游泳用的緊身短褲，並且在嚴厲地禁止的大石附近洗澡。」

於是柯司脫雅走向闊的野營的焰火那兒去了，那焰火，正在原野的另一部份愉快地燃燒着。並且由

於獵人沒有懂得柯司脫雅所說的一切，他帶著尊敬的态度在後面隨著他，向費爾加做了一個敬禮式的點頭。

「費爾加」，他說，「我現在游牧營裏狩獵獵物，這樣你可以住在城裏面讀書，並且常常有足夠的東西可吃。不過你變成了什麼樣的東西呢，要是在一天之中你的年長者控告你，你做了這樣多的惡事，正是爲了這緣故，把我這根皮帶拿去，上森林去把我的馴鹿給帶回來，牠正在這兒附近的地方吃草。我要在你們的焰火旁邊過夜。」

他給了費爾加一根鑲皮做的皮帶，這皮帶長到你能够把它投擲最高的杉樹的樹尖。

費爾加立起身來，向四周掃視了一下，誰也沒有同志自願以身跟他一起去分担他的責罰。

丹雅替他感到了悔憾；到底他在那天早晨曾請她吃過生魚，在午後吃過蟻汁的，或者她是非難他在大石旁邊的洗淨吧。

她跳了起來。「來，費爾加，」她說，「讓我們去捉住這隻馴鹿，把牠帶回給你的父親吧。」

他們一同向森林跑去；森林和從前一樣的靜寂地接見他們。交織著的陰影橫躺在疏樹和閃爍在晨曦的星光下的甘桂樹的果實中間的苔蘚上，他們在不復遠的一株甘棠樹下發見了這隻馴鹿，牠在輕輕咬著垂在枝幹上的苔蘚。這動物是這樣的馴良，費爾加毋須把他的套索套在鹿角上，丹雅偷偷的把繩索

放在牠的頸中把牠牽引過沾露的草地到達小叢林。可是費爾加把牠帶到「野營烟火」的旁邊。

獵人大笑起來了，當他看見二個孩子帶着馴鹿走近烟火來的時候。他把他的煙筒獻給丹雅；他是一個好心腸的人。

這使得孩子們都笑起來了。費爾加嚴正地對他說道：

「爸爸，先鋒隊員是不抽煙的。他們一定不抽煙的。」

獵人看去像吃了一驚。可是這使他得意想到：這個住在城市裏的、上學校去的、把紅色的頭巾圍在他的頸項上當作了領結的他的兒子懂得了他父親所不懂得的許多事情。獵人把煙筒拿回來放在他的牙齒中間，將手攔在丹雅肩膀上，馴鹿在牠的臉上嗅了嗅，雖然長久已來就堅硬了的和平滑像石子的牠的雙角，够溫柔地觸摸著牠。

丹雅坐在獵人旁邊的地上，差不多重又感到歡樂了。

大烟火煙過了原野，孩子們環繞着火焰唱著歌。醫生徘徊在附近，留心着他們的健康。

丹雅在驚奇中對她自己思索著：「這到底是不是比澳大利亞的野狗來得好呢？」

然而為什麼她依舊前往熱順流而下呢？為什麼她依舊聽到越過了岩石流水的淅淅聲呢？為什麼她渴望聲動呢？「夏天是過去了」，丹雅輕微地說。「不久我們就要回到學校裏去了。」

一一

丹雅在昨天連根拔起來的百合花到了第二天早晨還是十分新鮮。她用潮濕的青草和苔蘚掩蓋好模範，用新鮮的樺樹皮包好花莖，當她把花挾在她的臂下，把她的背囊掛在她的肩上的時候，她立刻變成了
一個徒步旅行者，開始長途旅行了。

她曾經期望著的變動比到她所希冀還要快的降臨了。現在已經決定把野營結束，將孩子們遷移到城裏去，買了醫生說夜露是有害於健康。畢竟這已經是秋天了。

真的，秋草長得已很茂盛了，並且不止一個星期了，現在在每一個清晨，蕁麻上已鋪滿了白霜，一滴滴的露珠黏附在樹木的葉子上一直要候到正午，每一滴露珠是像一條蛇一樣的有毒。

丹雅所作的旅程不是一個悠長的旅程。實際上，她走的是昨晚公共汽車隆隆地駛過的同一的道路。雖然道路彎彎曲曲地出沒在森林裏面並且是一條很新的道路，今日一層細細的塵埃的薄膜却掩覆在它的上面，甚至道路生長着的古老的樹林都無法驅散這無情的塵埃。它們祇能够用它們枝幹的擴張着的深青綠色的尖端把它吹散。